



池田大作

新
人間革命

新

人

間

年

命

新
人
間
年
命

池田大作

新
人間革命

第一卷

內頁插圖：內田健一郎

封面繪圖：蘇東天

書名：新・人間革命（第六卷）

著者：池田大作

譯權：創價學會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查詢電話：28611022 圖文傳真：2861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版次：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香港第一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Soka Gakkai, 1999

目錄

雄鷹	197	波浪	153	加速	103	遠路	49	寶土	1
----	-----	----	-----	----	-----	----	----	----	---

寶

土



新世紀的大舞台是世界。世界上有在戰火下掙扎的人，有悲傷的母親，有饑餓的孩子。

如同泉水把沙漠變作綠洲，用那從人的生命裡湧出的慈悲和智慧的泉水，把地球改變成和平的樂園、永恆的寶土。這一人道主義的勝利，我們稱之為廣宣流布。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山本伸一啓程前往中東。

上午十一時，S×（斯堪的納維亞航空）九八四航班從羽田東京國際機場騰空而起，飛向途經的第一站菲律賓馬尼拉。

此行將正式訪問七個國家：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希臘、埃及、巴基斯坦、泰國。伊朗首都德黑蘭是此行第一個正式訪問的地方。

訪問的目的是指導當地會員、考察宗教情況等。

這次隨行的三位理事都是青年，青年部長秋月英介、青年部幹部吉川雄助和黑木昭。

對伸一中東之行最感到高興的，是一位叫河原崎寅造的學者。他當時在東京外語大學教授阿拉伯語，後來編纂出版日本第一部《阿拉伯語辭典》。

伸一在出發前兩天的一月二十七日初次會見了河原崎。

那天，東洋學術研究所（即後來的東洋哲學研究所）成立典禮在聖教新聞社舉行。

這個研究所是伸一一年前訪問亞洲時構想、提議的，收集東方思想、哲學的學術資料，研究

亞洲文化。它是學會設立的各種文化團體的先聲。

伸一希望從研究所不斷湧現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術研究者，成為創造新文化的智力基地。在典禮上，他親手把研究所徽章發給每一位成員，自己也佩戴在胸前。這是在表明決心，他也要以研究所成員的自覺，培養學術研究人材。

典禮之後，伸一在學會本部接見河原崎。

河原崎所屬組織的幹部希望伸一會見這位身為阿拉伯專家的會員，予以激勵。他以身作則，首先親手培養這位學術研究者。

河原崎寅造戴一副黑邊眼鏡，唇上蓄著短鬚，身材魁梧，年將五十，給人一種「英雄好漢」的印象。

山本伸一鄭重地迎接河原崎。因他精通阿拉伯的情況，伸一想在出訪之前聽聽他的建議。

「對不起，要您百忙之中特意來一趟。」

伸一說，河原崎用抑揚頓挫的宏亮聲音回答：

「不不，沒關係。」

聽說這次山本先生要往阿拉伯，我感到非常高興。阿拉伯是我的第二故鄉。」

河原崎青年時代曾以外務省留學生的身份遠赴埃及，畢業於開羅大學阿拉伯語科，其後在埃

及、伊拉克等中東各地的日本駐外使館工作，阿拉伯文化的造詣甚高。

厭倦了官僚生活，戰後他辭掉外務省工作，但面臨的是一場和經濟困難的搏鬥，而妻子也患上肺結核。

有位親戚對河原崎一家的窘境看不下去，給他妻子講了佛法。

一九五三年夏天，他妻子入信了。在妻子勸說下，河原崎在第二年的四月也入了會。

但他並非出於對學會的關心，不過是因為愛妻的要求，只要能做到的，他甚麼都應承。

那時，阿拉伯的石油資源在日本備受重視，河原崎進了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後來又換到別的石油公司，當上調查董事，重新在阿拉伯沙漠上奔波。他曾參與日本最初在阿拉伯的石油開發。他還在東京外國語大學擔任講師，教授阿拉伯語。

河原崎漲紅了臉，談起中東局勢。

「如您所知，中東被叫作『世界火藥庫』，背景在於東西兩陣營圍繞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阿拉伯諸國的爭奪和衝突。

阿拉伯諸國原來是殖民地，受歐洲統治，獨立比較晚。正因如此，阿拉伯有一種要團結起來的趨勢，這也促使民族主義的抬頭。」

河原崎寅造愈說愈有勁。

「不過，隨著阿拉伯以伊斯蘭教為基礎加強團結，與猶太教國家以色列對立的鴻溝便越來越深。

而阿拉伯謀求團結也面對重重問題，敘利亞退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即是一例。

還有，由於開發石油，國家富裕了，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在這種國家，發生革命的可能性非常高。

就是說，東西冷戰、民族糾紛、階級鬥爭等一切對立，在阿拉伯無所不有。

中東在地理位置上也是連接亞洲、歐洲、非洲的橋樑。

現在加入聯合國的 AA（亞洲、非洲）集團已多達四十八個國家，阿拉伯諸國在其中佔很大部分。可以說，今後阿拉伯的動向是世界和平的關鍵。

可是，日本的官僚、政治家、經濟界都僅僅把阿拉伯視作石油貿易的對象。只要確保石油輸出，無論阿拉伯發生甚麼事，他們都袖手旁觀，實在遺憾。

關於阿拉伯，日本人幾乎一無所知。

在亞洲西邊的中東和東邊的日本應該進一步交流，共同為彼此的國家考慮做點甚麼。

由此產生超越國境的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感。讓這種連帶感在世界上擴展開來，可以打下和平的基礎。以上就是我的意見。」

山本伸一說：「完全同意。我非常了解你熱愛阿拉伯的心情。這次訪問阿拉伯也是以此爲目的。」

和平絕不是甚麼特別的事物。首先從連結人心這一點開始，所以文化交流很重要。

我要在阿拉伯和日本之間開闢和平與文化交流之路。

在日本，唯有歐美文化備受推崇，但外國不僅只是歐美。阿拉伯有阿拉伯文化，日本應該學習的東西也多得很。」

「是的，山本先生。」

河原崎聽罷，目光充滿喜悅的光輝，嘴上浮起微笑。

山本伸一和河原崎寅造談得很投機。

兩顆心強烈地產生共鳴。

伸一說：「剛才舉行了東洋學術研究所的成立典禮。成立這一研究機構，是要以東方爲基點來研究世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性等等，以利於人類的相互理解，爲東方乃至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這個東洋學術研究所是創價學會辦的嗎？」

河原崎問。

伸一微微一笑，點了點頭，說：「是的，是以學會爲母體而成立的學術研究所。要謀求人類的相互理解，研究、了解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過程。」

宗教的使命在於實現民衆幸福與世界和平，創價學會一直在認真考慮這一點。」

聽了伸一的話，河原崎挺直身子，雙手並齊擺在膝蓋上。

「山本先生，我大概對創價學會有誤解。」

說實在的，我總以爲創價學會也是光嘴上說教，說信甚麼就能治病之類的宗教。

當然，我相信也能有靠信仰治病的例子，也可能有所謂功德，然而從未想過學會真要致力於和平這一課題。很多宗教人士把和平掛在嘴上，但認真付諸實行的人少之又少。

聽了您方才的一席話，我佩服極了。

今天我妻子也勸說我，山本先生要見你，一定要去呀，所以我是顧及妻子的面子才來的。

我想，聽說會長要去阿拉伯，而且是妻子所屬教團的會長，見一面也未嘗不可。

現在我才明白，自己太傲慢了。不加識別，只會以偏見看待學會，實在對不起。」

河原崎說著，深深低下頭。伸一起緊制止他說：「不了解真相就會有誤解，這也是難免的。你還沒做過勤行吧？」

「是的，我這個會員只是掛名的……」

山本伸一爲河原崎寅造諄諄講說佛法。

「佛法是宣說人類平等的人道主義思想，是和平哲學，教說所有人本來都是尊極的『佛』，人人享有平等和幸福的權利。

佛法還教示使人們湧現佛的慈悲、智慧和生命力的方法。

人各有理想，各懷信念，大家都爲了實現這些理想和信念拚命努力。

不過，雖然滿懷慈悲地待人接物，現實卻每每背道而馳，甚至乎變得非常利己，人不經常正是這樣的嗎？

人生會遇到挫折，也會有山窮水盡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能否以百折不撓的堅強信念，毅然跨越過去，是幸與不幸的關鍵所在。需要佛法的理由即在於此。」

河原崎老老實實地說：「我算是完全明白了。其實，我現在就是遇到僵局了。我想爲阿拉伯貢獻自己的一生，但總像是在唱獨腳戲，孤掌難鳴。即使提議搞文化事業或文化交流，協助日本人了解阿拉伯，也無人響應。障礙太多了，結果令我覺得可能只是在做夢，感到灰心喪氣。」

伸一加重語氣，說：「聽說夫人曾勸您入信，我認爲這是她一心讓丈夫的阿拉伯夢想成真。夫人最珍惜您對阿拉伯的誠意。她最了解您，是您的支持者。」

您曾辭去外務省工作，那時夫人一定是一句話都沒有埋怨，完全支持了您吧？」

河原崎用力點點頭。

「是啊，讓她吃苦了。身體又弱，卻不發一句牢騷，設法維持生計，默默忍受……」
「夫人的心願是您能實現為阿拉伯貢獻的夢想。」

不要屈服。人或有山窮水盡之時，但佛法是無窮無盡的。」

山本伸一是真誠的。他希望河原崎寅造這位熱愛阿拉伯的優秀人材能獲得成功。他說：「人是帶著使命來到世上的。我認為您的使命是架設連接日本和阿拉伯友誼與文化的橋樑。」

不錯，身為一介民間人士，並非政治家，能為阿拉伯做的事情也許很有限。但是，教學生阿拉伯語，把阿拉伯文化和精神傳達給人們，必將開出一條未來交流的大道。

這要看您到底有多大熱情。熱情可以觸發人，可以四處傳播，可以造就與自己同樣胸懷的人流。

夫人要是聽到您那些灰心喪氣的話會非常傷心，軟弱始終會變成不誠實。」

蓄著短鬚的「阿拉伯好漢」眼睛裡淚光閃閃。

伸一繼續說：「您肩負的任務很重要。」

在人的心中培育人道主義，開拓和平道路，架設文化橋樑，這就是佛法。我也支持您。讓我

們共同把有限的生涯奉獻給人類和平，奉獻給未來吧！」

河原崎眼含熱淚，一次又一次地點頭。他摘下眼鏡，拭去淚水，用充滿決心的聲音說：「我正準備編《阿拉伯辭典》，日本還沒有《阿拉伯辭典》，但哪家出版社都認為無利可圖，不予理睬。」

我打算自費出版，無論如何要完成這部辭典，送給山本先生。」

「是嗎，謝謝。這是輝耀後世的、可貴的偉大工作。也許沒有人給予關心，因為大家都只顧眼前的得失。先驅者的工作總會一直被忽視甚至被批判的。」

「您這麼一說，我就有勇氣了。」

伸一露出微笑，說：「不過，河原崎先生您真是一位不可思議的人，恐怕比阿拉伯人更像阿拉伯人。前世一定是阿拉伯人吧！」

「是啊，我也這麼想，很光榮哩！」

說著，河原崎放聲大笑。

笑得那麼豪邁，那麼爽快。

山本伸一向河原崎寅造打聽了阿拉伯的氣候、風土和旅行注意事項等，相約再會之後與他告別。

這天，河原崎一回到家裡就馬上跪在佛壇前，三唱題目，然後向家人宣佈。

「從今天起我也勤勵信心。」

本來就矢志不移的「阿拉伯好漢」，以這一天為契機，變成一馬當千的「廣布好漢」。

伸一在飛機上想起和河原崎的談話，心裡想像著這幾天要訪問的阿拉伯各國。

飛機降落在第一個中轉地菲律賓的馬尼拉，正是當地時間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多。屈指一算，從羽田機場出發已經過了四個多小時。

要在機場的休息室裡等候三、四十分鐘。

在東京時道路上覆蓋著一層薄冰，行人都豎起了外套的領子；而馬尼拉卻是攝氏三十六度的氣溫，暑氣蒸人。伸一等人身穿冬季西服，額上直冒汗，只好大喝冷飲。

伸一問隨行的青年人：「有菲律賓的會員來這裡嗎？」

菲律賓在前一年的五月成立了馬尼拉地區的學會。

青年部長秋月英介這樣回答：「有的，海外局曾這樣說過。」

可是，過了十分鐘，又過了二十分鐘，卻不見會員的影子。

「怎麼辦？黑木，你到外面看看。」

黑木昭就出去找當地會員，不一會兒就返回來。

「沒發現像會員的人。」

伸一還不曾見過菲律賓會員，他很想和此地的會員談談。

其實，能交談的時間不過三十多分鐘。但一個人的奮起或退轉，也就是瞬間的事情。可能因對話而堅定了一念，使自己像鳳凰一樣展翅飛翔，也可能由於瞬間的一念的錯亂，就會使自身走向毀滅。

所以，伸一決心將全部精力傾注於對話，以鼓勵每一個會員。
廣播通知登機了。

「遺憾……」

山本伸一這麼說了一句，走出休息室。

一行來到外面，走向飛機，背後卻有叫喊聲。

回頭一看，有幾個人在送迎台上使勁揮手叫喊。

原來他們就是菲律賓會員。他們邊喊「先生」，邊朝伸一揮手。

伸一停下腳步，也用力揮手，想大聲喊：「謝謝大家，多保重，我們一定還會再見的。」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頭揮手，想把每張臉孔都烙印在腦海裡。